老家的柿子树

◎ 熊代厚

在老家院子的西北角，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它还是父亲年轻时栽的，70多年的光阴，它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。

从我会走路起，高大的柿树就在我心里植下甜润的根须，扎在童年的深处，一直到今天，仍在伸展着，蔓延着。

原先有两棵的，有一棵在大门的边上。那时的日子总是很辛苦，柿事同音，一出门就是柿（事），事情便永远做不完，父亲把门边的那棵砍掉了。

柿子春末的时候开花，绿叶丛中藏着一个个翠绿的花托，中间开着淡绿的花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开绿色花的并不多，一是枣树，第二个就是柿子了，柿子的花比枣花要大得多，有指甲那么大。

柿子成熟要到中秋，长满绿叶的树枝上，挂满了又黄又大的柿子，像一个个小圆球，它的颜色由青慢慢地变黄，沉甸甸地挂在树枝上。

小的时候，能吃的水果少之又少，春天虽有桃李，但很快就没了。盼到夏天，才接上枣子，又过了许多日子，立了秋才有了柿子，哪里像现在，一年四季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

我们在柿子还是青的时候就开始吃了，咬一口，又苦又涩，嘴全麻了，麻得吃饭都没有感觉，说话也不利索，舌头伸出来，上面一层厚厚的白苔。

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法子，用明矾水泡，泡个两天，涩味就没了。不但不涩，还甜，还脆，试了几个，果真如此。

但青柿子再怎么吃也比不上熟透的，若等它们自然地在树上熟，无法逃过鸟的嘴，那些长尾巴鸟，并不专心地吃一个，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乱啄，最后都会烂掉。

柿树一般是低矮的，但我家的这棵很高，有一次爬到树上摘，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以后父亲再也不许我爬树。

用竹竿敲打是不行的，柿子很脆，一掉下来就碎了。柿子不同于其它的水果，摘下来并不能吃，还需捂一段时间，而摔碎的柿子是捂不起来了，第二天就烂掉了。

后来父亲想了一个办法，他用铁丝做了一个茶杯样的圈，下面缝上了一层纱布，做成一个小网兜。他把小网兜结结实实地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采柿子时，用那个铁丝网口套着柿子，然后稍稍用力，往后一拉，柿子就脱了枝，掉进小网兜里。

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只有父亲做得好。我们要么拽了半天，树叶落了一地，柿子却不离枝；要么用力过猛，柿子飞出了小网兜，掉到了地上摔碎了。掉与不掉，摔与不摔，全靠力道。

捂柿子的办法有很多，父亲喜欢用草木灰。他从大灶膛里扒出一大筐，用水打湿，然后把柿子一个个排放，一层层地加灰，上面再铺一层稻草，柿子在里面做着深梦。

但我是等不到那么久的，感觉等待的每一天都十分的漫长，过了四五天心就痒了起来，心里想它们该熟了。

柿子放在最西边的屋，我悄悄地溜进去，偷偷地用手指抠了一个出来看看，和原来差不多。又抠了一个，也只是稍黄了一点，并不能吃。心中虽失望，也只好放回去。

又过了几天，心想这下应该熟了，又偷偷地抠了几个看看，有些半软，但仍不能吃，心中就有了一些恨，恨这些柿子怎么熟得这么慢呢，好像故意跟自己过不去。

父亲看到竹筐上的灰像猫抓的一样，知道是我干的，狠狠地一顿骂，因为抠来抠去，柿子不得安生，自然熟得更慢。

突然有一天，没有任何的迹象和通知，它们一下子全熟了，红彤彤的，呈半透明状。轻轻地揭下后面的黑蒂，再用指尖撕去薄如蝉翼的外皮，现出鲜红的果肉，从顶尖轻轻地吮吸，软软的、鲜鲜的、凉凉的、甜甜的柿子汁就滑到喉咙，直入心脾。

想吃的时候没有，现在一下子就熟了，父亲就让我喊其他的小伙伴来吃。来吃还不够，临走的时候，每人都要带十多个回去给家里人吃。

并不是每家都有柿子，像我家这种无核的，更没有第二。全村人都喜欢吃我们家的柿子，他们吃过了，总让孩子送一些他们家晾的枣子干。枣干也好吃，咬在嘴里，韧韧的，夹着微微的酸，微微的甜。

这棵树每年结得都很多，有几百个，再吃也吃不完，再送也送不完，父亲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竹匾里，做成柿饼。

柿饼渐渐地干了，上面会结一层白白的霜，这霜也是甜的。柿饼可以放很长时间，一直能放到过年，是招待客人的好东西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仍喜欢吃柿饼，品尝的是童年的味道。

父亲十年前离开了我们，这棵高大的柿子树仍站在院子里，在坚守着过往，展望着未来。

每次回老家，看到院子里这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心中就有了一分安定。

大灶膛里升起袅袅炊烟，轻轻地笼罩在柿树上，缠绵着，熏陶着，在温暖而潮湿的眼中，这棵高大的柿树幻化成父亲的身影。

乍寒忽暖流光静

◎ 马亚伟

忽然一阵风吹来，老树上的黄叶仿佛得到号令一样，齐齐扑向大地。枯枝败叶被风卷起，四处游荡。冬天在一场寒风中，开启了漫长之旅。

初冬时节，初感寒冷，身体还不适应。不过冬天如同一个爱跟人逗趣的人，总是用一场寒风郑重地向人们宣告：寒潮过境，提高警惕。待所有人都意识到寒冷确乎来了、赶紧把冬装穿上的时候，冬天又像绷不住一般，“扑哧”一笑，来了个暖暖的大晴天。“十月有个小阳春”，每年初冬都有那么几天暖洋洋的日子。那几天似乎有春天的气质，明媚温暖，清新婉丽。光阴如梦啊，大概是因为人们挽留季节的时候太过深情，美好的时光不忍心决绝而去，给人们留下点温柔的念想和余味。

我时常想起小时候，每年的初冬时节，都是最美好的时光。冬来有意，乍寒忽暖。田里的活儿已经忙完了，粮食归仓，果蔬也储备完毕。无需下地干活，父亲和母亲总会找些事做。棉花田已经空荡荡的了，大部分棉花都归置妥当，还有一些未开的棉桃正晒在阳光处。吃过午饭，我们一家人搬着小凳子，坐在阳光下剥棉桃。那些棉桃，有的微微张开嘴露出白絮，有的依旧收拢得紧紧的。把这些棉桃剥开，择出里面的棉花，晒干后，可以弹出洁白松软的棉花。

初冬的阳光酥酥软软的，散发着悠闲的味道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剥棉桃，一边闲聊。家人围坐，无论在做什么，都会觉得温馨可亲。我们聊秋天的收成，冬天的安排，以及来年春天的耕种计划。聊着聊着，母亲忽然说：“老大，去把竹篮里的苹果拿来。拿两个，每人吃半个！”我乐得一蹦老高，把苹果洗净、切开，每人分半块。父亲说：“这苹果真甜！今年咱家的果园可立了大功，苹果、梨子都大丰收。”母亲喜滋滋地说：“除了卖的，我还留了不少呢，以后有咱吃的！”妹妹开心地说：“咱家好吃的真多，苹果、梨子、花生、红薯干、柿饼。冬天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都不觉得冷了！”我们被妹妹逗得哈哈大笑。吃完苹果，我们继续剥棉桃。

我们剥着，聊着，安闲温暖的气氛弥漫着。有时一家人都不说话了，只听到剥棉桃的轻微声响。时光好像静止了一样，只有阳光依旧暖洋洋地照着。那样的温暖，真的是暖到心里了，让人感觉此时、此地甚至此生都是那么美好。

乍寒忽暖流光静，岁岁年年浅冬暖。多年里，我一直爱着初冬时分那缕浅浅的温暖，淡淡的悠闲。如今我也会在忙碌中抽出时间，坐在温暖的阳台上喝杯茶，享受一段静好安然的时光。宽大的玻璃窗让窗外的风景尽收眼底，季节剩余的灿烂以及初生的寒意，被框在一扇窗子里面，人仿佛站在一幅巨型油画前似的，心境特别开阔。你尽管极目远望，望到天之涯，望到地之边。整个冬天都在你的窗中，整个世界都在你的眼底。暖阳温柔，茶香弥漫。尽管窗子紧闭着，我却仿佛能够闻到阳光的芬芳。那种气息，那么暖，那么柔。我眯起眼睛，想想遥远的往事。那些被推到记忆深处的片段，远山一样，绵延而来……过去与现在，重合于初冬的暖阳中。

冬天已至，温情犹在，乍寒忽暖流光静。这样美好的时光，是季节的恩赐，是时光的犒赏，是生活的馈赠。

空枝向远

◎ 胡晓峰

清晨走进校园，风已经带了初冬的凉。教学楼旁的重阳木树林，是我熟悉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节，它却换了模样。

一地落叶先接住了脚步，层层叠叠铺在树下，褐黄、赭红，混着一点残存的浅绿，踩上去沙沙轻响。昨夜该是有风，悄悄来过林子，把满树的叶子，一片片摘落。远远望过去，树光秃秃地立着，第一念，竟生出一点浅浅的怅然。繁华落尽，总容易叫人往萧瑟上想。

直到走近，抬眼一望，心思忽然就变了。

花叶褪干净之后，整棵树的骨架，完完整整袒露出来。大大小小的枝丫，向着空旷的天际舒展、延伸，没有叶片拥挤遮挡，没有繁花装点修饰。线条疏朗，清简，直直地往远处去。这便是空枝向远！

从前春夏经过这里，目光多半落在浓密的树冠上。重重绿叶叠在一起，撑起一片阴凉，课间的时候，孩子们躲在树下玩耍、闲谈，而我也很少认真去看枝丫本身。枝叶太热闹，把树本来的样子藏了起来。我们看见的，是它茂盛的样子，饱满，丰盈，惹人欢喜，却未必是它最本真的模样。

现在不一样了，所有向外张扬的部分都卸下了，只剩下枝干。粗的主干稳稳托住细枝，细枝再分出更细的杈，交错，分开，各自朝着不同方向伸向天空。没有多余修饰，每一道分叉都清清楚楚。不刻意好看，也不刻意讨好，只是安静地立着，把原本的轮廓交付给辽阔的天空。

风掠过枝间，不再搅动满树喧哗，只留下淡淡的、清寂的动静。它不再提供荫蔽，不再吸引小鸟，不必维持热烈的姿态。好像一棵树，终于从喧嚣里抽身，安安静静和自己相对。

人何尝不是这样。

日子里常常裹着许多“叶子”。旁人的期待，热闹的应酬，想要维持的体面，各样光鲜的标签，一层层叠在身上，像盛夏浓密的树冠。习惯了带着这些外物往前走，久而久之，我们认定，那些附加的东西，就是自己。忙着追逐繁茂，忙着维持鲜亮，很少停下来看一看，剥去这一切之后，内里是什么模样。

等到某些时刻，繁华慢慢褪去。期待落空，热闹散去，很多执念慢慢放下，身上一层层花叶一样的东西，悄然落尽。那一刻或许会不安，会觉得冷清，像初见这片林子时，心头浮起的那一点感伤。可慢慢抬眼细看才懂得，褪去不是损毁，是还原。

褪去浮华之后，剩下的骨架，才支撑起整个人。是骨子里的沉稳，是面对平淡日子的底气，是不必借外物证明什么的从容。就像这些重阳木，空枝伸向远天，不再依靠花叶博取目光，却拥有了一种更辽阔的姿态。

我站在林下，静静地望了许久。落叶还在脚下，枝丫仍向着远方舒展。它不是衰败，只是暂时收起繁盛，以本来的样子，接住初冬的光景，而后，向着更远的地方，安静生长。



巍巍山河　　汤青摄

漆水副刊　3881期

母亲的盐水花生

◎ 唐占海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家里第一次种花生。收获之后，母亲做了盐水花生。盐水花生的做法很简单，我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无非是放上盐和水煮罢了。

可哥哥吃过母亲做的盐水花生后，一个劲儿夸：“妈，你做的盐水花生真好吃！我在外面买过盐水花生，那味道跟你做的差远了！你做的盐水花生，咸味适中，还有余香呢。”其实我觉得盐水花生没什么奇特的，咸了就咸着吃，淡了就淡着吃。不知哥哥为何那么夸母亲，大概是在外面上学久了觉得家里的味道分外香吧。

母亲却从哥哥的话里得到了启发：“真好吃吗？不如我也去卖盐水花生吧！咱家的花生做成盐水花生，肯定能卖不少钱呢！”母亲的执行力一直特别强大，第二天她就开始为卖盐水花生做准备了。

为了做好盐水花生，母亲真是下足了功夫。她煮花生的时候放上姜片、花椒、八角等调料，花生的味道就更香了。盐、姜片、花椒、八角，放多少合适，不容易把握。母亲先用少量花生做实验，做完让我们品尝，并提出意见。咸了下次就少放盐，淡了下次就多放盐。花椒味儿重了下次就少放点，八角味儿淡了下次就多放点。她一边做，一边在本子上记录，认真的态度很像科研工作者做实验。几天后，母亲终于“研制”出一个精准的配方。用那个配方煮的盐水花生，味道真的是不错呢。

母亲每天做盐水花生，放上几个小时，待花生入味了就去城里卖。不出所料，母亲的盐水花生卖得非常好。这让母亲信心大增，从此确定了她的“事业”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母亲在她的“事业”上开始了“深耕”。她是个有心人，也是个不满足现状的人。盐水花生味道足够好了，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？母亲不断地改进自己的配方，有时还会尝试加入新的调料。最后她总结出来，盐水花生无需太多调料，关键是要保持花生本身的香味。母亲还在煮花生的火候上下功夫，火候不够口感生涩，火候过了不爽脆。到了后来，母亲的盐水花生做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。我这样说并不夸张，盐水花生这样没啥技术含量的事如何“出神入化”？母亲的水平，已经达到了文言文里“卖油翁”的境界，多少花生配比多少盐、水和调料，她仅凭感觉就能做得分毫不差。

那几年的时间，父亲负责种花生，母亲负责卖盐水花生。母亲的手长期接触盐水花生，手指肚总是皱皱巴巴的，她的身上也总是一股盐水花生的味儿。不过母亲丝毫不觉得煮花生、卖花生这件事多么单调枯燥，她每次做的时候脸上都带着愉悦的表情。

我有时很纳闷，一个人如何把一件单调的事做很多年还不厌倦，而且还做出了一种境界。后来我看到日本的那位“煮饭仙人”，一辈子都在煮一碗白米饭，煮出了境界，其精神被称为“工匠精神”。我忽然就想到了母亲，她把盐水花生做到了极致，也具备“工匠精神”。

我以为某种行为上升到“精神”的高度，背后一定是有某种信仰或者情怀的支撑。我问母亲：“妈，你为什么能把盐水花生做那么多年，还做得那么好？”母亲笑笑说：“那几年我卖盐水花生供你们上学，给你买运动衣，给你哥买书，觉得特别好。”原来，支撑母亲的，不是什么信仰和情怀，而是对孩子深深的爱。

满江红·戍边四十载

◎ 秦新玉

忆昔当年，霜风紧、西疆赴约。
辞秦地、征尘一路，壮怀如铁。
伊犁河谷云程远，那拉提畔戍旗猎。
踏层峦、守万里边关，心犹烈。

边关月，曾照彻；
霜雪路，何曾怯。
四十秋弹指，鬓生华发。
梦里常寻新源草，襟间犹带伊宁雪。
忆戎装、一片报国情，终无歇。

地亩量乾坤　屋宇撑天地

◎ 胡文智

算珠轻拨连经纬，每笔关联映月辉。
扫尽尘埃明镜澈，护全草木碧云围。
地籍千顷标星斗，屋宇百年承日晖。
莫道后勤无赫赫，江山半壁此中巍。

难忘儿时的露天电影

◎ 天羽

小时候的快乐格外简单，能看上一场电影，便足以兴奋好几天。银幕上正义凛然的陈真、脚踏风火轮的哪吒，还有浴血奋战的英雄，深深烙印在脑海里，至今想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生活单调，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一场电影，便是最好的精神享受。村里放电影有两种：一种是晒谷场免费的露天电影；还有一种安排在祠堂，一张票八分钱。那时候有的一家人也买不起几张电影票，更何况我们小屁孩，只能早早守在祠堂门外寻找机会。当时有个规矩：一位大人可以免费带一名儿童入场。我早早守在门口，等候独自前来的乡邻，鼓起勇气上前央求，希望对方捎我进去。求人不成，就奋力挤进人群，夹在大人中间试着混进场；若是这办法行不通，便冒险去爬祠堂的狗洞。守场人发现后常会朝洞口泼水驱赶，好几次我钻进去，浑身沾满泥浆，湿漉漉的，为了能进去看一场电影，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要能进去就是胜利。

村里没有正规电影院，除了公社巡回放映，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，遇上过生日或结婚，也舍得专门请一场电影，要是本家有这样的好事，感觉脸上都特别有光。放电影的消息一传来，转眼传遍村庄的角角落落。孩子们像麻雀一般奔走相告。上山割草都特别有劲，一会儿就能割满一担，急匆匆赶回家，吃好饭还要炒上一小碗豆子或者南瓜子，早早做好看电影的各种准备。

夏天的电影大多七点半开场，其余季节会稍微提前。大人们收工后匆匆吃完晚饭，扛着板凳、草席赶往场地抢占好位置。我们小孩子到场更早，围着看挂幕布、拉发电机线，放映员对焦时，一群小伙伴们伸高双手，屏幕上满是欢腾的手影。发电机嗒嗒的轰鸣声中散发出汽油燃烧的香味，和着小伙伴们的欢呼雀跃，使得晒谷坪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正式放映前，常会先播科普短片。村民们陆续聚拢，有人怀抱孩童，有人盘腿席地而坐，有些老汉嘴里叼着旱烟，熙熙攘攘。不少青年男女借着观影的机会相会，趁着夜色，找一处安静地方悄悄说话，这在当年也是难得的浪漫。

正片开演后，全场慢慢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紧紧盯着银幕，不愿错过任何精彩画面。记得观看《南征北战》，紧张的背景音乐响起，我忍不住高声大喊：“卧倒！不要过去！”激动处又跳起来呐喊冲锋。看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情节险象环生，看得人手心冒汗。看到游击队员扒上火车，手榴弹即将被敌人发现时，忍不住扯开嗓子呼喊：“快扔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身旁孩童不时喧闹嬉戏，老一辈却看得格外投入，遇到动情情节，常常忍不住落下热泪。待到放映《少林寺》，李连杰的少林拳、连环腿出神入化，特别是少林棍飞舞得呼呼作响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散场走在回家路上，还手舞足蹈，嘴里不停“嘿嘿嚯嚯”比划招式，久久沉浸在剧情之中。

乡间夜里黑漆漆，没有路灯，大伙都是结伴同行。年长的大哥走在最前面开路，我们一群小屁孩夹在队伍中间，身后几位大人举着手电筒，光束划破夜色，一路护送大家回家。回到床上依旧兴奋不已，往往要折腾到下半夜，才迷迷糊糊睡着。

四十余载匆匆而过，岁月流转，时代飞速变迁，现在的高清数字电影观影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总还是难忘小时看露天电影的欢乐时光。